

大雪紛飛，安娜堡挑燈夜讀。

冬陽斜照，植物園踏雪尋梅。

初次看到下雪，是在密西根安娜堡(Ann Arbor)念書的時候。生長在台灣的我，之前只曾在合歡山見過薄薄積雪，便已興奮得在積雪的坡地爬上滑下了好幾回，直到衣褲都濕透了仍意猶未止。至於大雪紛飛的景象，則是到了美國的密西根才初次體驗。

剛到密西根，是二十多年前的夏末秋初之際。這裡的秋天楓紅甚美，但卻是短暫。夜裡幾場雨，就已秋去冬來，天已轉涼。在大雪之前，天空陰沉沉積著厚重的雲已好些時候，白日越來越短，天氣也越來越冷。北校區的植物園在不久前仍是紅葉繽紛如錦，如今葉已落盡，林中一片枯寂。一日下課，由系館走出，外面格外安靜，真的就是鴉雀無聲的安靜。灰沉沉的天空，忽然稀稀疏疏的飄下白白的雪花。那雪花如棉絮般輕飄飄的由天空旋轉飛舞而下，落在臉上，冰涼涼的，毫無重量，一下子就融化不見了。起初，還可看清楚那是片片雪花，後來雪越下越多，越下越密，密到不可勝數。那雪下個不停，不多久，草地不見了，覆滿了白雪，人行道不見了，也覆滿了白雪，雪還是下個不停。由北校區山上往下望去，城裡房子屋頂積滿了雪，蜿蜒道路覆滿了雪，丘陵一片雪白，林裡一片雪白，極目所望，一片雪白，大雪依然紛飛！那是從前在電影裡看到，小說裡讀到的場景，如今竟然身歷其境呢！初次看到如此盛大的雪景，實令我驚豔不已。那雪下下停停，下下停停，積在地上的雪越來越厚。白天偶而艷陽高照，但雪總不見融化。積雪漸深，天氣漸冷，到後來一片冰天雪地，這是北國之冬啊！

在安娜堡唸書時期，很喜歡下雪的日子。因為外面安靜，心裡也安靜，可以專心讀書，專心作設計。那裏的房子，保溫效果很好，室內又有暖氣，因此屋外雖是冰天雪地，屋內卻是暖烘烘的。記得那時晚上常待在建築系館的工作室作設計，圖桌旁一杯熱可可，香濃甜美，伴我熬夜趕圖。寒夜裡，身上衣服也不用多穿，不像在台灣冬天，室內總是冷冰冰的，非得把自己裹進厚厚的被窩裡才舒服。

安娜堡的冬天很長，下雪的日子約從十月就開始了，一直要下到隔年的三月，常以為春天要到了，忽然又下了幾場雪，冬天才不捨的離去。冬天下雪雖然安靜，但漫漫長冬，對於生長在亞熱帶的我們，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。

記得畢業後在底特律 Detroit 工作的那段日子，最痛苦的就是冬天早晨天還沒亮，就得睡眼惺忪的爬出暖暖的被窩，草草梳洗完畢，出門走到冰天雪地的停車場一看，只見夜裡一場雪，車頂上已積了二、三十公分厚的雪。除雪不難，但要把擋

風玻璃上結了一夜的冰刮除才真是辛苦。先得把車啟動，暖車後，讓熱風吹向擋風玻璃，同時拿著刮冰的工具，用力的把結冰刮除才能開車上路。只見停車場上趕著要上班的先生小姐們都穿著大衣，帶著手套、耳罩，在寒冬清晨奮力刮冰。

安娜堡的緯度頗高，冬天夜長晝短。因此早晨上班時，天仍未亮。開車上班途中，大地一片黑暗，飄雪在車燈照耀下，迎車撲來。真的頗能體會歌中所唱的「透早就出門，天色漸漸光，辛苦沒人知……」。從我住的安娜堡離底特律(Detroit)有 80 公里之距，開車要 50 分鐘。開車進了城走到辦公室，天也才剛亮沒多久，馬上就要展開一天的工作。在美國工作，雖不像台灣常超時加班，但工作時卻是全神貫注，八個小時下來就幾乎已精疲力竭。等到總算可以歇了一天的勞苦，往窗外一看，天又已是漆黑一片。下了班，穿上大衣，戴著手套與耳罩，到了停車場一看，車上又積滿了厚厚的白雪，於是又得重複早上的動作：啟動車子、除雪、刮冰，只見停車場上穿著大衣的先生女士們，都奮力的作同樣的動作，為的是要能上路回家。現在回想起那段冬天上班往返奔波的日子真的是「戴月披星，車塵馬足不暫停!」

下雪那麼多的冬天，總得找個冬季活動，否則真不知如何度過這漫漫長冬。我辦公室附近的河邊公園，有一個圓形廣場，夏天中午常有樂團在那裏表演。到了冬季，就會在圓形廣場上灑水，天冷水結冰，成為滑冰場，有小販在那裡出租冰刀鞋供人溜冰。我和辦公室幾位年輕同事，常在中午休息時間，帶著三明治到廣場，坐在階梯上邊聊邊吃，然後一夥人就租鞋溜冰玩了起來。後來，我利用晚上兼差(Moon lighting)，幫那時為 Detroit 作捷運工程的加拿大公司，設計海報賺了些外快，就去買了一雙冰刀鞋。於是，冬天上班時，就把冰刀鞋一前一後掛在肩上，上班去也。走在路上，就覺得很威風。尤其在 Detroit 街上，看到穿著三件式西裝的律師，拖著像小行李箱的厚厚卷宗，神情凝重匆匆走在上班的路上時，自己卻背著冰刀鞋上班，好像很瀟灑的樣子，就頗得意的。

溜冰溜上癮了，到了週末，也想找地方溜，我們在安娜堡時期，台灣的留學生組了一個安城合唱團，每個週末早上練唱。團員中有音樂系的學生，我們因此得以借用音樂系館(Eero Saarinen 的設計)練琴室來練唱。音樂系館座落在北校區的坡地上，就在建築系斜對面，週邊樹林環繞，環境甚是優雅。我和佩瑜總喜歡在練唱前，比大家早個一小時到音樂系館，她到練琴室彈琴，我就到音樂系館旁結了冰的小湖溜冰。週末清晨，林中一片安靜，在湖上溜冰，只聽到冰刀刮在冰上的聲音，常邊溜邊幻想自己是花式滑冰選手，配著天籟在林中優雅滑行。我當時溜得真是很陶醉的，但後來才知道佩瑜在彈琴時，始終很不放心的要往窗外不時察看，看遠處的小湖上，我是否安然無恙。因為在密西根每年冬天，報紙常會報導有人在河上或湖上玩，因冰結得不夠結實，冰突然破裂，人摔進冰冷的水裏，就救不回來了！感謝上帝保守，讓我在那麼優雅的林間小湖享受免費的天然溜冰場

許久，倒是都平安無事。

安娜堡漫長的冬天，由十月到隔年三月，約有半年之久，因此春天總是讓人期待。春天的到來，幾乎是在大地一片灰寂，人快絕望之時，忽然降臨。有一天走在路上，發現光禿許久的樹枝，忽然冒出點點的小綠芽。那點點的小綠芽，努力鑽動，不到兩三天，就以驚人的速度，扭動長成青綠的嫩葉。原本一片死寂的樹林，不到一星期忽然綠意盎然，大地回春。偶而下個幾場春雨，雖仍是春寒料峭，但路邊、山坡上厚厚的積雪已漸漸融化。河水也漲了起來，河岸忽然變得熱鬧。不只是青草長得茂盛，許久不見的藍鵲、松鼠都紛紛出來覓食。因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過去了。地上百花開放，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；大學生們也迫不及待的換上短褲，提著野餐籃，裏面裝著麵包、果醬、飲料，到了河邊草坡，把大花桌布往草地一鋪就躺在那裡，看小說、談情說愛起來了！

北校區旁有一條河叫呼倫河(Huron River)蜿蜒流經過植物園(Botanic Garden)，是我們經常拜訪之地。這裡的植物園佔滿一個山坡，像個森林，不像台灣一般的植物園那麼人工化，有時走在裏面真是林深不知處。我們春天會到那裡散步、野餐。到了夏日，高大的橡木，撐著濃綠的樹冠如同巨傘把天空都遮住了。滿山翠綠，河水緩緩流過。我們有時會租獨木舟，沿河由上游划到下游。這裡冬天雖冷，但夏日到了七、八月也是頗熱的，河上泛舟成為消暑的活動。有一年夏天學長林大元由賓州來玩，我們一起在河裏划獨木舟，到了半途，我突然興起就跳進河裏，鑽到船下，想把船上的人都翻到河裏泡水消暑。

安娜堡四季分明，相對於冬天的一片雪白，到了夏天則是一片濃綠。高大的橡木、楓木夾道而立，濃濃的樹冠連成綠色隧道。草地經過一個寒冬的冰凍，到了夏日好像要把積蓄的能量全然釋放出來，長得格外的旺盛。翠綠的丘陵草坡上，群簇濃綠的大樹讓人幾乎忘了這裡曾有寒冬。安娜堡的夏天學校放暑假，充滿了渡假歡樂的氣氛，每到七月初，一年一度的藝術節(Art festival)會在城裏中校區封街舉辦。來自各地的藝術家，在這裡擺上攤位，繪畫、木雕、首飾、耳環、服飾、卡片…琳瑯滿目，還有吉他歌手現場的表演，遊人如織，好不熱鬧。我們總是喜歡漫步在其中，邊舔著冰淇淋，邊享受這美好的夏日時光，好像要把冬天苦短的白日在夏天全都要回來。安娜堡的夏天，白日頗長，要到晚上 8、9 點日頭才偏西。因此可以一天做好幾件事，下了班，都還可去公園烤肉，打壘球直到天起涼風，日影飛去的時候，才要轉回。

在密西根的夏天，最好的去處就是到北密的湖邊避暑。密西根所在之處就是五大湖區，是冰河遺跡。從前冰河時期，冰河流經過岩盤，刮出懸岸峭壁，留下了今日的五大湖。我們在夏天，碰到長週末(Long Weekend)常往北跑，由安娜堡開車往北約八小時到達 Mackinaw City，跨越 2 千 6 百多公尺長的吊

橋 Mackinaw Bridge 進入北密，再開個三、四個小時就到了蘇必略湖 (Lake Superior)。那湖大如海，甚是壯闊，行船在湖裏，如在海中，仰望峭壁矗立在藍天之下，甚是雄偉。當春天冰雪溶化成水滲入土裏，再由湖岸峭壁的岩壁流出，把岩石裏的礦物洗了出來，在峭壁上染出色彩豐富如同現代畫般的天然鉅作，讓人不禁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我們住在安娜堡時，畫家莊喆馬浩夫婦也住那裏，他們的女兒 Ingrid 讀藝術系，與我們建築系是同一棟建築，大家常見面。我們聽說莊喆也喜歡到北密的五大湖度假，尋找創作靈感。我猜想他看到大湖的景色，心中應也是澎湃不已的吧！

從密西根大學畢業後，我在底特律的 Rossetti Associates 建築師事務所工作，為了上班方便，曾經搬到底特律的郊區 Sterling Heights 住了一陣子。那是美國很典型的郊區(Suburban)，主要都是住宅區，環繞在城市 (Downtown)的外圍。城裏上班的人下了班，就開車出城回郊區的家，底特律城裏治安不大好，到了晚上幾成為空城。但郊區的生活頗乏味的，下了班，附近只有購物中心、電影院及一些餐館可去，比起大學城的生活這裡是頗無文化的！我還是懷念安娜堡大學城的生活環境，因為那裏總有一個接一個的音樂會、戲劇、電影節、藝術節，還有我喜歡的書店、冰淇淋店、咖啡店、唱片行…還有年輕人常去的 Disco 舞廳！因此沒多久我們又搬回了安娜堡。雖然底特律離安娜堡有 80 公里之遠，我每天這樣開車來回，頗不節能減碳的，但住在安娜堡卻是值回票價的！

安娜堡充滿了人文藝術氣息，像是每一年一度的音樂節，國際巨星如馬友友、馬歇馬叟等大師都會來表演。在那個小城，也是我電影看得最多的一段日子，記得有一年電影節的主題是小津安二郎，連續幾個月每個週末都播放他的電影，我在那時幾乎看遍了他的許多作品，像是早春、東京物語、秋刀魚之味..等等。看小津安二郎的電影，不知為何讓我有種熟悉或似曾相識的感覺。是那些場景一家人坐在木長廊上，夏日裏，手拿著圓紙扇，不停的扇動著，炎炎暑氣拌著屋外的蟬鳴，拂過身邊，喚起了我童年時候住在日式房子的記憶；還有那些人物的說話方式，應對進退，讓我回憶起我父母親那一代的人，與他們同輩親友之間深厚的感情，但含蓄約制的舉止與表達方式……。這與我當時週邊許多的美國朋友、同學之間那種熱烈直接的情感表達與互動，是截然不同的。這也是為何在那電影節的系列中，我觀察到連續幾場小津的電影播放下來，有一些年輕的美國大學生—可能是課程要求指定來觀看的吧—在我看得津津有味時，他們卻發出不耐煩的嘆息聲，畢竟好萊塢電影的節奏和表達方式與小津的電影是頗不相同的！

我們搬回安娜堡後，租的公寓是三層樓的木構樓房。我們住二樓，樓下、樓上都有人住，一般美國人暖氣都習慣開很強，我們的樓上樓下形成我們良好的保溫

層，加上一般美國木構造房子的外牆保溫效果很好(約是台灣 RC 房子隔熱保溫值的 6~8 倍)，因此我們在冬季時可以很長一段時間可以不用開暖氣。這對剛入社會工作的我們而言，省下的暖氣費用就是我們去看電影、聽音樂會的閒錢。在那段日子，我們所看的小津安二郎的電影，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，還有與週日到 Steve Steak 的早餐，都要拜省下的暖氣費之賜呢！

我們住的公寓客廳有一座大落地窗開向南邊。冬日，陽光由落地窗灑進客廳，使得客廳格外溫暖。週末下午，我們總喜歡待在客廳看小說。那時我很迷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常抱著小說躺在客廳的沙發上邊享受暖暖冬陽，邊讀小說，看著看著就睡著了。屋外皚皚白雪，屋內卻有暖暖冬陽，是寒冬最大的享受。因此在寒冷的北國設計房子，總是想把暖暖冬陽引入室內，而且陽光要越多越好。靠窗的地方，白天若有陽光灑入，是最溫暖最迷人的角落。但到了夜晚，室內外溫度差了二三十度，窗邊卻容易成為最冷的地方。因此窗戶的保溫效果非常重要，像台灣常用的單層玻璃窗在這裡是不被法規允許的。這裡新建的房子，窗戶玻璃必須是雙層或三層的中空 Low-E 玻璃，且灌入氬氣，才能有好的保溫效果。窗戶的氣密性也很重要，才能擋住寒風，防止暖氣外洩。這裡的電力瓦斯公司都會有經費補助的措施，鼓勵屋主將老房子的舊門窗更換為省能的門窗。

窗戶的朝向也是非常重要，在建築系唸書的時候，常被提醒房子要坐北朝南。住在寒冷的密西根，特別能體會到朝南的開窗享有冬日暖陽的可貴。朝西的開窗也可以，冬日的下午可以有的陽光進入室內。但朝北的開口在冬天卻是最陰暗寒冷之處，不只寒風刺骨，又曬不到太陽，地面常易結冰。結冰的入口非常滑溜，非常危險。我太太有一年冬天就在她工作的事務所門前，因階梯結冰，滑了一跤，撞到大腿瘀青好大一片，我們去游泳時，外人看到還以為她受到家暴呢！

講到結冰，雖然在密西根冬天湖上溜冰的時光令我懷念，但對開車通勤的我而言，道路結冰卻是最害怕的事。在密西根冬天習慣了雪地開車，我並不怕下大雪，即使是暴風雪，只要車輪不陷入雪中無法動彈，都仍能在掌控之中。但是道路若結冰，車子非常容易打滑失控。我在安娜堡與底特律往返通勤了好幾年，差點以為快變成密西根人了！有一年冬天晚上，我在辦公室加班到了七、八點才離開，那天的溫度非常詭異，不高也不低，恰好在華氏 32°(攝氏 0°)冰點上下。天空又飄著小雨，雨下到路上，一下子結冰一下子溶化。我從底特律上了高速公路，在趕回安娜堡的路上，忽然發現怎麼擋風玻璃結冰了，一路開過去，沿路車子都開得極慢，且打著閃光燈。當時我並不知事態嚴重，還一路超越他們，結果有車子從我後面打遠光燈警告我，我把車子放慢下來，幸好真是有上帝保守，且是在暗中保守我的生命，雖然我當時並不認識祂。很慶幸我當時沒踩煞車，否則在高速下車子一定失控。我放鬆油門、放慢速度下來，結果一路開下去看到好多 18 輪的大卡車翻倒在高速公路中間的排水大溝之中。再往前開，所有的大卡車都停

在路肩不敢動彈，許多小車子也停在路邊等待，只有少數的車子，包括我在內，是放空了油門，用極慢的速度在路上緩慢的移動。我那時心想佩瑜在安娜堡的家裏等我回去，她一定非常擔心。那個年代沒有行動電話，碰到這種緊急狀況，是無法聯絡家人的。我當時知道最安全的做法是停到路邊等待，我的車後行李箱有睡袋可拿出來禦寒，躲在睡袋裏，待在車上等到溫度升高讓冰溶化，或等到溫度降低到冰點以下，不再下冰雨(Icy Rain)，就可再開車上路了。但我知道佩瑜等不到我，心裏一定很焦急，於是就決定不論如何一定要開回去！只要不踩油門，不踩煞車，再怎麼慢，應該可開到家的。結果那段 80 公里的路，平常開 50 分鐘，那個晚上，我從 8 點開到半夜 12 點才回到家。到了家，佩瑜果真擔心了一整個晚上。在那次漫長遙遠的回家路上，我看到那麼多的大卡車、聯結車翻落在路邊，好像散落一地的玩具車，離家不過數十公里，卻好像遙不可及。我後來讀到詩篇：「因為我遭遇患難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；在他亭子裡，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，將我高舉在磐石上。」才知若非神的保守，我今日未必可在此寫這故事！

在那個驚魂的夜晚，我下了一個決定，我要搬離開這個冰天雪地的國度，雖然安娜堡是那麼迷人，而且是我住過最有文藝氣息的都市，但我真的不喜歡在雪中開車了！於是在 1989 年秋天，我和佩瑜分別跟事務所的老闆遞出辭呈，打包行李，離開了我在美國的第一個家，也是我幾乎把她當為故鄉的家。過了這麼多年，即使到現在，午夜夢迴，我常夢到回密西根，開著車在安娜堡，依稀知道方向卻又不認得路，那裡變得似曾相似，卻又陌生遙遠。

當我們決定搬離密西根時，並不知該何去何從？美國這麼大，到底要去東部的紐約還是西部的 LA？無法決定之際，我們把車子及所有家當搬到新澤西，寄放在佩瑜的姊姊家，然後背上背包到歐洲自助旅行兩個月去了！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